

# 虎 钐 经

(宋)许洞 著

目录

卷一.....	.001
卷二.....	.006
卷三.....	.014
卷四.....	.024
卷五.....	.033
卷六.....	.042
卷七.....	.056
卷八.....	.066
卷九.....	.077
卷十.....	.084
卷十一.....	.095
卷十二.....	.104
卷十三.....	.115
卷十四.....	.120
卷十五.....	.130
卷十六.....	.139
卷十七.....	.141
卷十八.....	.149
卷十九.....	.157
卷二十.....	.161

## 卷一

### 天功第一

天道变化，消长万汇，契地之力，乃有成尔。天贵而地贱，天动而地静，贵者运机而贱者效力。上有其动，而下行其地矣。是以知天之施地匪专也，知地之应天有常也。生机动则应之以生，气机动则应之以气。机正则泰，机乱则否。万物列形而否泰交著，见之于地焉，岂止地之为乎？盖天道内而地道外者也。王者，天也；将，地也。将者，天也；士卒，地也。我，天也；敌，地也。由此观其所动，故胜负可知矣。王之於将也，阃外之寄，择贤授柄，举无所疑。将必内应其正，外务其顺。应以正则师律严，务以顺则臣节贞。举而御敌，讵有舆尸之患乎？君恃智以自用，倨礼而傲下，授柄匪人，任人不信，将不正应，内包犹豫之惑，外丧馭众之威矣。举而御敌，宁免失律之凶乎？师之成败见之於将焉，岂将之为乎？将之为任也，智敌万人，苟无万人之用，与愚者同矣；勇冠三军，苟无三军之用，与懦者同矣。善为将者正而能变，刚而能恤，仁而能断，勇而能详，以策馭吏士，未有不振拔勋业，以戡祸乱者也。反是，则吏士外无攻，内多离散之势。勇怯见之吏士焉，岂吏士之为乎？我之於敌也，夫功拔战胜，使敌不敢抗衡者，岂敌怯乎？

由我威令整，进退肃，赏罚明也。覆兵杀将，弱国削地者，岂敌强威乎？由我不严师律故也。夫如是，亦自上而及下，自内而迨外，其犹天地之用乎。故天必藉地力，然后运四气，正生杀也；贵必藉贱力，然后能立元功而建王业也。

## 地利第二

地之形，险易殊也；地之气，寒热异也。用形与气，在知逆顺焉。昧此道者，不能得地利必矣。善用地者则不然，险而易之，易而险之也。夫居险用险必内溃，居易用易必内蹶。当有形之用，逆之者善矣。何谓险而易之？曰：简以夷其政，要以节其动，用以缓其约，不以疏慢为失也。何谓易而险之？曰：进止戒严，内外无怠，用其谨慎，不以暴急为务也。如是者，乃险易之用也。以方位观之，则寒热之气异也。当有气之用，顺之者善矣。南方之气热，北方之气寒也。其气异则水土之性必相戾，逆诸人而使之饮其地脉，食其土毛，蒙其风气，瘴疠之疾、冻涩之戾加焉。以我之不便，犯顺方之人，不有患乎？天不能以气顺人，君能以人顺气，可也。是故利不可以专一。北人之马，南人之航也，各有便焉。反是，不可措手足矣。行师者不能择而用之，斯亦更北南之所便也。冀其成功，远矣。是知地之所利者，可兼而有乎。善用兵者，择利而从之，善矣。

## 人用第三

今之世取人也，每务其多学而舍其偏技，非良术也。兵家所利，随其长短而用之也。是以善抚恤者勿频斗，虑其劳疲而无勇也；善保守者勿使进攻，虑其迟缓而不猛也；多方者勿使与於决事，虑其犹豫也；多勇者勿与谋敌，虑其过轻也。精悍者使斗；果敢者使攻也；沉毅而性执者，使其据阻险；见小而贪财者，不可使守储蓄；智而善断者，可择其言；轻健者使诱敌；刚愎者使当锋；利口喋喋者使行问；善鼠窃狗偷者使盗号探敌；恶言多骂者使之扬毁訾詈；奇材异识者使预谈论；深识大度者使安众；崛强多力者使斩辟榛莽；善随地形结构者使度树营栅；怯懦者使犍运器用；老弱者使备炊汲；谙山川、择高下水泉之利者，使察地形；妖言诈辞、善张皇鬼神之心、推引天命者，使扬声惑众以动敌心；善择地势平易险阻，知往来细小之蹊路者，使通粮储；奇辞伟辨、能架虚矜大者，使奋振威德；耳目聪明、探察敌人情者，使伺候奸伪；敏才健笔者，使主笈檄。明七曜休咎者，为历数之士；善占风云吉凶者，为候气之士；晓六壬遁甲者，为选日时之士；谙蓍龟者，为卜筮之士。是四人者，虽推验体测阴阳，各不可使相乱，贵其专一也。医药之人，二十人已上，以兵数增之。兽医亦如医人之数。大将军权通材者，与之参议可否。故我大众之内有善有恶，无弃人焉。人无所弃，斯不怨则动有功矣。

### 三才应变第四

《易》曰：见机而作，不俟终日。故用兵之术，知变为大。

军虽气锐时胜（一作遇天时），而行列散溃，旌旗紊乱，金鼓不节，击之可也。或曰：彼得天时，讵可破乎？许洞曰：天之所，正也。怙天时而戾军政，与天违也。天人相违，不凶何俟？故兵利以顺应顺也。顺而逆应之，必凶之兆也。或曰：军乘天时，跨有地利，将吏骄怠，谋划不精，军阵散乱，如之何？洞曰：可击也。彼获天地之利，如何击之？曰：人者，天地之心也，苟心不正，虽有其表，将焉用乎？或曰：军违天时、逆地利，大将深谋沉毅，部伍清肃，进退有节，如之何？许洞曰：未可击也。曰：不获天地之利，奚谓未可乎？曰：正则可以率天地之用，草寇可为王矣。或曰：彼如是也，我之动将之如何？许洞曰：先以人，次以地，次以天，然后攻之，必克敌也。曰：先后如之何？曰：利为主。何谓主？曰：动为客，静为主。观敌之动何如，乃应之（夫书言动者，不必战阵时，敌人先动为客也。但密构敌人所为之事谓为动，则我以机应之必胜焉）。先胜而后举，神明之道也。

### 三才随用第五

天著吉凶，以阴阳辨也；地布险易，以山川章也；人包勇怯，以战阵见也。苟（一作有）欲阴阳之顺，险易之利，勇怯之用，在於闲暇可得而择也。当彼我相逢，各出不意，忽然交合，曷能择所利而用哉？或曰：两师不期逼於险地，天地震晦，雨雪交积，山川不辨，当此之际，何以御之？许洞曰：大将止众坚阵，严肃号令，虽敌来攻，勿与交战。俟天变少罢，观强弱之势，而后进退之。曰：我既安矣，彼自惊挠，则如之何？

曰：以积兵乘之。又曰：仓卒之际，大将以何术即能坚行阵、严号令，使士卒不自惊乱？许洞曰：善用兵者，有动必备。预择轻勇者二十四人，八方各三骑，相去一里，昼以旗，夜以鼓（过山川委曲，丛林茂密，昼亦鸣鼓，恐不见旗）。第一骑见贼昼举旗，第二骑亦如之，第三骑驰告。夜用鼓，如昼法（恐敌闻鼓声急驰告）。烟雾翳塞，风雷震惊，旗之不见，鼓之不闻，亟驰告。斯谓八卦探骑者也。是以值贼而能备焉。苟天地有变，则引轻兵突之。大阵不可妄动（凡大兵出，常以轻骑数千人别分部队为游兵，其将择骁勇），观彼动静而后举焉，故我常用其整也。此皆随天之变也。或曰：与敌卒然相遇，或平原广泽，或山谷深峭，或坡嶝穹隆，或坳污沮洳，或草木蒙密，俱是危地，当其用之如何？许洞曰：回渠迂涧，可以冲车突驰也；深峡隘口，可以少击众也；长林丰草，可以为伏也；原野漫衍，可以骑兵相属也；草木隐障，可以步士接战；长郊往来，可进可退，可以长戟当敌；逾水跨远，高下相乘，不可得亲近，可以长弩当敌；崖壁相隐，狭径斗回，可以剑盾当敌；苇萧芦荻，枝叶朦胧，可以戈挺当敌。此皆随地之性也。或曰：寨栅之间，三军已憩，寇敌乘间冲突攻击，当此之时如之何？许洞曰：使勇者据其前，怯者匿其后。忽遽之时，怯者强驱而前进焉，必挫锋折锐，不若隐之也。曰：当此之时，何暇别勇怯之用乎？曰：不然。善用兵者，防乱於未乱，备急於未急。结营既定，预择强勇者卫外，怯弱者附之，所以虑晦夜之急也。此皆随人之性也。如是，顺天、地、人预备之道者也。故易之卦以豫者预也，取预备之象为难之用也。故曰：重门击柝，以待暴客，盖取诸豫。用兵者可不审於此乎？

## 卷二

### 辨将第六

国家行师授律，生杀之柄，大将所主。将者，国之腹心，三军之司命也。可不慎於选乎？苟欲命将，预以精诚辨其可否者有四：一曰貌，二曰言语，三曰举动，四曰行事。其一曰貌。凡眉上双骨横起而隆<门又>者，语言而不纯者，目反仰视者，方坐内多虚惊者，行而瞠乎必照后者，目睛多白而有赤焰、瞻视不端者，此六者人有其一，斯人常蕴不臣之心，不可使之也。丰下锐上，神气安详者，重德而善安众人也；目黑多白少，点睛深而神气与形相副者，机度沉厚，不可以诈动人也；目睛荧朗，五岳相照，燕颌虎颐者，心机疾速、勇而有断人也；龟背虎臆点睛深而朗彻者，为事沉毅而有谋，不可以名利诱人也；眉目瞻视详谛而神骨耸峭者，雄壮有智虑人也。是五者人有其一，可使之也。至若神气重浊，骨相不正，头薄而浅，颈大腹细，目睛昏瞶，点睛近上，视顾不正，此皆志气浅劣、智识庸鄙人也。其二曰言语。人有言肆而目骇视者，心怀异图也；言枝蔓而不径者，心有隐也；矜大人善唯恐不至者，党人也；言错综而无所归者，心躁竞也；方言而他视者，心不诚也；言卑而色下者，心有所屈也；方言频四顾者，其辞妄也；言人之短

而视不定者，诬罔人也；言多以私事为忧者，顾妻子之人也；言大而理不精者，其学虚也；色悦而徐徐顺人意者，佞媚人也；矜己善而斥人不善者，崛强人也；言欲发而却缩者，含蓄人也；言无公私必及利者，贪人也；色卑而言多谄者，志下劣人也；事曲而言直，气悖而言顺，鄙而言大，事不详而强能，理矫而强正，此皆奸诈人也。是十有六者人有其一，不可使也。言大而意精至者，有识度人也；言希而出必中者，志节人也；言动而必及国家者，忠孝人也；言奋而不迂者，壮直人也；辞寡而意恳者，公正人也；言多及军吏之私者，善拊恤人也；言及阵敌喜动色者，好勇人也；言及细微而能剖析是非者，有智人也；言迂阔而卒近於理者，识深见远人也；言少而事详者，大度人也；语气和而神色相称者，善纳众人也；言徐徐而事备者，性缓而有德人也；言速而事当，性急而不暴，有识人也。是十三者人有其一，皆可使之也。其三曰举动。行有狼顾者，行与坐忽如惊恐者，非时言语而手足纷拿者，方食而不觉弃匙箸者，方坐而首偏口目辄斜动者，行而唯恐有人逐者，欲坐而频四顾如有所骇者，方言勃气上腾神色自得者，待下多卑恭而不实者，观事觉已如不知而目它视者，是十者有其一，此皆心不诚实，多蓄异图人也，不可使之也。行欲如大辘，足动而身不摇也；坐欲如山岳，形神俱定也；卧欲如覆舟，神气安详也。此皆智度深沉、大节崇德人也。是三者人有其一，可使之也。其四曰行事。有人行事先己后人者，好私人也；事繁多而用事不当者，无智人也；作事不急於用者，无益人也；作事有首无尾者，伪人也；先急而后慢者，卒众庸人也；事不求详而辄为者，粗疏人也；巧妙而无裨急用者，浮艳人也；所措舍鲁钝而不适用者，愚人也；利害章章而不能析之者，无识人也；临事而惧者，懦弱人也；进退不决者，无断人也；记一而忘二者，

神昧人也；事虚而构架广大，以善为恶、以恶为善者，奸人也；善候人之颜色，随所欲言者，佞人也。是十四者人有其一，不可使之也。有事简而用当者，有喜怒之事不露於色者，临大事而神气自若者，此谓神有馀人也。有微而不弃，大而不烦者；凶事不惧，美事不喜者；事有众惑而独断之者；事有众危而独安之者；事有难动而独动之者；事有难安而能安之者，此谓志有馀人也。是十者人有其一，皆可使之也。是以知貌也者，神之聚也；言语也者，神之发也；举动也者，神之用也；行事也者，神之本也。察其神，则尽其为人之道也大矣。况国之命将，可不审於此乎？

### 论将第七

《万机论》曰：虽有百万之师，恃吞敌在将者，恃将也。夫举国之利器以授之，苟非其人，是轻天下。将何以为？谓小大者各有四焉。八者皆无，何足以谓之将乎？其大者：一曰天将，二曰地将，三曰人将，四曰神将；其小者：一曰威将，二曰强将，三曰猛将，四曰良将。凡兴师举众列营结阵，视旌旗之动，审金鼓之声，揆日度时，以决吉凶；随五行运转，应神位出人，以变用兵，敌人不测其所来，以神用兵，我师不知其所为；动有度，静有方，胜负在乎先见，持天地鬼神之心以安士众：此之谓天将者也。所至之境，详察地理（一作利），山泽远近、广狭险易、林藪之厚薄、溪涧之深浅，若视诸掌；战阵之时，前后无阻，左右无滞，步骑使其往来，戈戟叶其所用，指挥进退皆顺其情，人马无逼塞之困，攻守获储蓄之利，振野

得水草之饶，使人马无饥渴之色，陷死地而能生，攻亡地而能存，逆地而顺用之，顺地而逆用之，不择险易皆能安而后动，动而决胜者：此之谓地将者也。又若廉于财，节於色，疏於酒，持身以礼（一作公），奉上以忠，忧乐与士卒同，获敌之货赂而不蓄，得敌之妇女而不留，纳谋而能容，疑而能断，勇而不陵物，仁而不丧法，匿（一作原）其小罪，决其大过；犯令者不讳其亲，有功者不忌其仇，老者扶之，弱者抚（一作恤）之，惧（一作惊）者宁之，忧者乐之，讼者决之，滥者详之，贼者平之，强者抑之，懦者隐之，勇者使之，横者杀之，服者原之，失者扶之，亡者逐之，来者爵之，暴者挫之，智者昵（一作眡）之，谗者远之；得我城不攻，得地不专；敌浅以待变，敌诡以顺会，逆势则观，顺势则攻，此之谓人将者也。又若以天为表，以地为里，以人为用，举三将而兼之，此之谓神将者也。行师之时，无失天时，无失地利，无失其人，无有勇怯，闻敌而即行，心无疑虑；犯令者罪无大小，必绳以刑，敌闻之即畏（一作降），当之即破，此之谓强将者也。师无多少，敌无强弱，三军顺令，若臂使指；往复万变，出其敌不意，举动如神，匹马单剑，摧锋先人，使敌人失措惧而远盾，此之谓猛将者也。夫能以威为表，以猛为里，以强居中，兼三将而有之，此之谓良将者也。国之任将也，得天将，可以当违天之敌；得地将，可以当逆地之敌；得人将，可以当悖人之敌；得神将，可以当天下之敌，举无遗算矣。威将可附天将（上能顺天，下壮威武，所宜附也），强将可附地将（上明地利，下知进退，所宜附也），猛将可附人将（上明人心利害，下以精敢御敌，所宜附也），良将可保四方。曰：虽有敏捷之用，然皆不可以独用焉。如是者，将之体也。

## 出将第八

王者既审定大臣之可否以将之，於是居正殿召之，曰：“今某地不臣，愿烦将军应之，社稷安危，亦在将军。”乃使大史氏择吉日，授之斧钺。王入大庙，西面而立，王操钺持其首，授之柄，曰：“从是以上至天者，将军制之。”复操其柄，授之以刃，曰：“从是以下至地者，将军制之。”将既受命，拜而报曰：“臣闻国不可以从外理，军不可以从中御，二心不可以共济，疑心不可以应敌。臣既受命，专斧钺之威，臣不敢生还。”乃辞而行，凿凶门而出。是以将之行也，不问妻子，示其忠於国；君之命将，不敢轻其礼，示其崇於用。将之於外也，君命有所不受，唯逐便利国家是务。其於己也洁，其於人也至。是故将拒谏则英雄散，策不从则谋者去；善恶等则贤愚混，赏罚乱则纲纪散；多喜则不威，多怒则人心离，多言则机泄，多好则智惑；宽则众懈，暴则众怨；将专权则下归咎，将自善则下无功，将纳谗则正人离，将好赂则士卒盗，将内顾则士卒淫。贬声挥色，所以自洁；避嫌远疑，所以自持；沉机远虑，所以不失；委时顺变，所以逮功；恕物笃行，所以归爱；昵善斥谗，所以来远；先度后作，所以应卒；先信后言，所以伏下；信赏必罚，所以正人；明今鉴古，所以照众；卑色贵人，所以保终；去私循公，所以存国。其神欲正，其形欲端，动欲如风（取其顺健也），止欲如山，斗欲如雷电，机欲如鬼神，思欲如照影，令欲如雪霜（取其必杀也）。苟有此者，可以当国之大命矣。

## 军令第九

大将既受命，总专征之柄，犒师於野，毕而下令焉，不从令者必杀之。夫闻鼓不进，闻金不止，旗举不起，旗低不伏，此谓悖军。如是者斩之。呼名不应，召之（一作引）不到，往复愆期，动乖师律，此谓慢军。如是者斩之。夜传刁斗，怠而不振，更筹乖度，声号不明，此谓懈军。如是者斩之。多出怒言，怨其不赏，主将所用，崛强难治，此谓横军。如是者斩之。扬声笑语，若无其上，禁约不止，此谓轻军。如是者斩之。所学器械，弓弩绝弦，箭无羽镞，剑戟涩钝，旗纛凋敝，此谓欺军。如是者斩之。妖言诡辞，撰造鬼神，托凭梦寐，以流言邪说恐惑吏士，此谓妖军。如是者斩之。奸舌利嘴，斗是攒非，攒怨吏士，令其不协，此谓谤军。如是者斩之。所到之地，陵侮其民，逼其妇女，此谓奸军。如是者斩之。窃人财货，以为己利；夺人首级，以为己功，此谓盗军。如是者斩之。将军聚谋，逼帐属垣，窃听其事，此谓探军。如是者斩之。或闻所谋及军中号令，扬声於外，使敌闻知，此谓背军。如是者斩之。使用之时，结舌不应，低眉俯首而有难色，此谓狠（一作恨）军。如是者斩之。出越行伍，争先乱后，言语喧哗，不驯禁令，此谓乱军。如是者斩之。托伤诡病，以避艰难，扶伤异死，因而遁远，此谓诈军。如是者斩之。主掌财帛给赏之际，阿私所亲，使吏士结怨，此谓党军。如是者斩之。观寇不审，探寇不详，到而言不到，不到而言到，多言而少，少言而多，此谓误军。如是者斩之。营垒之间，既非犒设，无故饮酒，此谓狂军。

如是者斩之。此令既立，吏士有犯之者，当斩断之时，大将以问，诸将曰罪当斩，遂令吏士扶於外斩之。斩断之后，使传令告诸吏士曰：“某人犯某罪，适与诸将议当斩。已处断讫，公等宜观此以自戒。”是大将以礼行罚，使士卒无冤死，众有畏心矣。故军法者，将之大柄也，可不重乎！是以吕蒙涕泣而斩乡人，穰苴立表而诛庄贾。此皆先尊法令，后收功名者也。

### 船战第十

夫水战之时，擂一通鼓，吏士皆严肃。再擂一通鼓，士伍皆就船，整待（一作治）櫓棹，；战士各（一作为）持兵器就船，各一（一作为）当其所。幢幡鼓角，各（一作为）随所战船。鼓三通，大小船以次发，左不得右，右不得左，前后不得擅越。违令斩之。

### 步战第十一

夫步战之法，擂鼓一通，步骑皆装。再通，上马，步皆屯。三通，以次出之。随幡住（一作生）者，结屯住（一作往）幡后，闻鼓音整阵，斥候者视之地形广狭，从四角面立表，制战阵之宜，诸部曲各（一作为）安部阵。兵曹举曰：不如令者斩之。若欲结阵，对敌营先立表，乃引兵就表而临，皆无喧哗，明听鼓、看旗幡，麾前则前，麾后则后，左则左麾，右则右麾。

不应令而擅前后左右者，斩。伍中有不进者，伍长杀之。伍长不进，什长杀之。什长不进，督兵者杀之。督战之法，将则拔刃在后，察违令不进者即斩之。一步受敌，馀步不进敌者，斩。临阵兵器弓弩不可离阵，离阵，伍长、什长不举发者，与同罪。无将军令而妄行阵间者，斩。临战阵，骑兵皆在军两头，前阵叉骑次之，游骑在后。若步、骑与贼对阵，临时见地势便，欲使骑独进讨贼者，闻三鼓音，驰骑从两翼进战，视麾所指；闻三金音，即还。此谓独进战之时也。步、骑大战，进退自如法焉。

## 卷三

### 兵机统论第十二

臣闻兵者，阴也。阴之德，以虚为用而应於体也。月者，太阴之精气也。朔望不常，何也？盖由以虚为变也。兵者既为阴类，则其机宜常虚含变以法月也。能以虚含变应敌，动必利矣。观乎天文之风云星辰有吉凶者，天将也。得其吉象不可恃之，恃之者凶；得其凶象不可惧之，惧之者锐。苟不知天象之吉凶者，是虚其机而应天者也。观乎地理山川险易，有生死存亡之途者，地之利於人也。善用兵者，於地也无生死存亡，观彼我之势，察去就之情何如尔，然后乃顺其事而用之也。苟不知地理之险易者，是虚其机以应地者也。观乎人事强弱利害有胜败之势者，事皆系於人也。苟以变合於事，强弱利害有胜败之势者，事皆系於人也。苟以变合於事，事合於时，时合於理者，无强弱，无利害，则败势可以为胜，胜势可以为败也。苟不知人事之胜败者，是虚其机以应人者也。是故善战者杂於凶而难可释，杂於吉而难可壮。吉凶交杂而能不惑於用者，此可以上不畏天矣。杂於险而事利，杂於易而事难。险易交杂而能常处其变者，此可以下不畏地矣。杂於（一作其）利而敌见其害，杂於害而我败（一作馭）其利。利害杂交而不能屈於敌者，

此可以中不畏人也。知此三者而用兵，其尽三才之变乎。自古兵法及臣所著之书，其间申明利害者，盖以直指其形貌者尔。以臣所谓能审一时之机者，其在天也，无吉凶；其在地也，无险易；其在人也，无利害。

### 军谋第十三

用兵之道，先正其礼，次渊其谋，次择其人。然后详天地之利害，审人心之去就，行赏罚之公，慎喜怒之理，择进退之地，张攻伐之权，明成败之图，度主客之用。能爱人之生者，可使人舍生而赴死；能亲人之身者，可使人捐身而犯难。是故先亲於人，俾人然后亲之；先胜於敌，就敌然后胜之。故用兵必以粮储为本，谋略为器，强勇为用，锋刃为备，禄位为诱，斩杀为威；强弱相援，勇怯相间，前后相趋，左右相赴，远近相取，利钝相蔽，步骑相承，长短相用（长兵短兵之用也）。敌欲坚阵，我则突其不意；敌欲直冲，我则备其所从。攻必先攻其所寡，击必先击其所动。薄者可突，长者可截，乱者可惑，疑者可协。夫军之为政也，劳在乎役无度，怨在乎赏不均，弱在乎逼迫，穷在乎绝地，离在乎将失道，惧在乎将无勇，饥在乎远输，渴在乎穷井。军之为逸也，乐在乎安静，利在乎赏罚，当其死在乎军检正，成其功在乎战阵详。如此者，战阵之术也。军之即於战阵也，从生击死，从实击虚，从整击乱，从利击害，从逸击劳，从有馀击困穷。山陵之战，不仰高，不速深，不冲隘，不远追；水上之战，不违风，不逆流；林中之战，不连翼，不相驰；草上之战，不涉深；平陆之战，不远离。此战法之利